

武林霸主

(上)

(台灣)

古龍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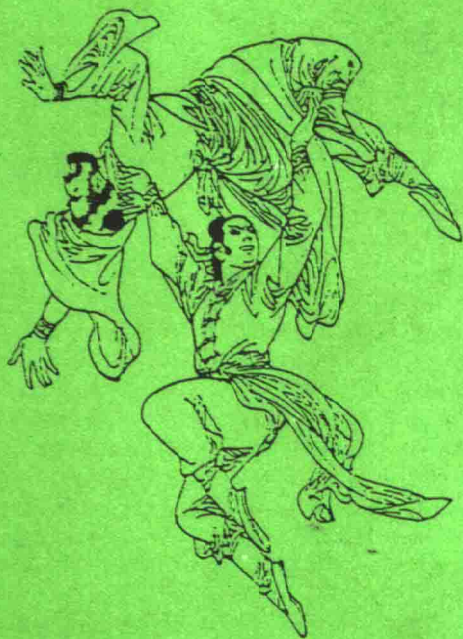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武林霸主

（古）（今）（武）（俠）

上



花城出版社

武林霸主

〔台湾〕古龙 著

中



花城出版社

武林霸主

[台湾] 古龙 著

下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武 林 霸 主

古 龙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6 插页 450,000 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406-6/I·1254

定价(全三集):12.5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蒙面刹星	1
第 二 章	龙形八掌	16
第 三 章	历尽沧桑	33
第 四 章	冷月仙子	50
第 五 章	千手书生	63
第 六 章	海天秘笈	82
第 七 章	飞龙镖局	99
第 八 章	卧虎藏龙	115
第 九 章	神手战飞	132
第 十 章	七巧童子	149
第十一章	七巧信香	165
第十二章	争名夺利	183
第十三章	深宵异客	201
第十四章	冷谷双木	217

目 录

第十五章	金童玉女.....	237
第十六章	尸骨未寒.....	252
第十七章	东方五侠.....	270
第十八章	买卖讯息.....	288
第十九章	七巧童子.....	301
第二十章	弄巧成拙.....	316
第二十一章	色胆包天.....	333
第二十二章	师债徒还.....	350
第二十三章	一赌胜负.....	370
第二十四章	冷面温情.....	381
第二十五章	三教九流.....	396
第二十六章	浪葬山庄.....	410
第二十七章	绝代佳人.....	431
第二十八章	铭心刻骨.....	442
第二十九章	恶毒心计.....	455

目 录

第三十章	临死奇迹.....	471
第三十一章	飞龙镖局.....	486
第三十二章	江南同盟.....	500
第三十三章	龙形八掌.....	516
第三十四章	变起突然.....	531
第三十五章	真相大白.....	546
第三十六章	江南盛会.....	564
第三十七章	黑夜鼓声.....	576
第三十八章	同盟异梦.....	591
第三十九章	夜寒情热.....	607
第四十章	飞龙三杰.....	619
第四十一章	心甘情愿.....	631
第四十二章	飞云堡中.....	644
第四十三章	心底深处.....	654
第四十四章	夺命三郎.....	668
第四十五章	中州一剑.....	681

第三十章 临死奇迹

他急剧地喘息着，良久良久，……忽然，他记起了“三天”，他记起了“三天”的含意，他大喝一声，跃了起来。

洞窟中的光线仍是朦胧地，就像是任何事都未曾发生过一样，但是……“冷月仙子”艾青呢？

他心头一凛，呼道：

“艾……夫人，艾青，你……”

只听一声接着一声的回响，自秘道中传来，但是四下却寂无回应。

他木立当地，心乱如麻，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经历了什么？回声寂绝。

他突地听到一声微弱的声音，发自地下。

“玉儿……”

他心头一凛，急地俯下身去，朦胧的光线中，艾青柔软地卧在地上，那明亮的目光，此刻已完全消失，那乌黑的发丝，此刻竟也变的灰白。

他惊惶而迷乱地扶起了她，惊惶而迷乱地暗中思忖：“难道……难道我已昏迷了许多年？她……她竟然已然老了……呀，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柔软而无力地倚在他怀中的艾青，突又发出一丝声音，也不知是微笑抑或是叹息呻吟……

只听她轻轻道：

“三天，已经过了！”

裴玉大骇道：

“三天，才只三天，你……你为什么老了。”

艾青呻吟着道：

“你埋葬了我们，便可以走了。”

裴玉大喊道：

“埋葬……我为什么要埋葬你？你……你还是活着的，你还要活下去！永远活下去。”

他喊声是那么嘹亮。

但艾青却似根本听不到！

她只是自语着说：

“我全身的气力、精血，已完全给了你，你……你要好好地做人，好好地做人……我能够帮助你……我高兴的……！”

语声未了，突地中断了。

裴玉满面泪痕，悲嘶着道：

“你……你……”

他终于伏在她身上，放声痛哭了起来！他知道，深深地知道，她已死了！

从她临死前的言语，他知道她已将她一身的功力，以一种奇妙的方法，全都给了自己，而却因气血枯竭而死了。

他只觉此刻倒在他怀中的躯体，是这么轻，轻得几乎接近虚空。

然而，此刻压在他心头的负担，却是沉重的。

无比的恩情，无比的感激，无比的悲哀，无比的痛苦……

压得他的心房已停止了跳动。

但是，死亡，却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的！

悲剧，终结了！

秘道中的足音，一声接着一声，向外走去，足音是孤单而凄清的；裴玉的心情，也是孤单而凄清的！

他轻轻地将那三具尸身，并排放在一起，他发誓要以一个无比隆重的葬礼，使他们能够安息。

此刻，他立在地道的尽头，仍不禁依恋地回过头去，向那阴森黝黯的洞窟，投以最后之一瞥。他知道，他根本看不到她，他永远再也无法看到她那明亮的眼波。

但是，他却深信，他若是以自己的心去看，那么她随时都会呈现在自己眼前的！

地道上有强光射下，他喃喃着道：

“现在是白天了！”

他虽然已有三日三夜未进水米，但他却丝毫不觉饥渴疲倦。

他不知道是悲哀伤害了他的食欲，抑或是奇迹造成的力量。

他只是悄然合上眼帘，奋力一跃——他发觉自己竟似燕子似的飘了上去！

峰巅，仍然氤氲着终年不散的云雾，“冷谷双木”，盘膝对坐在小石上，裴玉一掠而出，目光一扫，只见这兄弟二人身形似已僵木，须发之上，沾满了水珠，他心中不禁为之大骇。

“难道他们也……”

那知他心念方转，“冷谷双木”却已张开眼来，兄弟二人，对望一眼，冷枯木缓缓道：

“你的事办完了么？”

裴玉长叹一声，点了点头，冷寒竹道：

“走吧！”

兄弟两人，齐地一振衣衫，长身而起，当真向山下走去，竟似裴玉在下面只不过耽误了三、两个时辰而已，既不惊奇，亦不询问。

裴玉怔了一怔，快步跟随而去，呐呐道：

“我们不要翻山而过了么？”

冷寒竹头也不回，缓缓道：

“三日三夜未进饮食，哪里还有翻山的力气。”

裴玉暗叹了一声，知道这兄弟两人，面上虽似漠不关心，其实却不知如何地在关心自己！

他兄弟两人这三日三夜中，竟一直守在那里，寸步未离。

山路仍是崎岖的，但在裴玉眼中，却似已变得极为平坦，只见他满心紊乱，根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变化，只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冷谷双木”的身后，“冷谷双木”又自对望一眼，心中大是惊奇，默然走了半晌，终于忍不住回转身去，呆呆地凝注看裴玉的脚步。

于是他们面上的惊奇之色更明显了。

冷寒竹目光一转，突地扬起一掌，向裴玉拍去。

裴玉蓦然一惊，不等他思路运转，仅在微一提气之间，他身形便已后退三尺。

冷枯木目光一亮，道：“果然是了！”

裴玉心中大是茫然，诧声道：

“什么事？”

冷寒竹面沉如水，道：

“‘冷月仙子’艾青，可是已经死了？”

裴玉黯然垂首，长叹道：

“‘千手书生’和‘冷月仙子’俱已仙去。”

“冷谷双木”面上，各各闪过一丝奇异的神色。

裴玉心中仍是茫然不解，只听冷寒竹叹道：

“武林中早有传言，佛道两家之中，俱有一种神奇的武功，能在三日之内，打通一个人的生死玄关，化腐朽为神奇，想不到你竟是如此奇遇；只是……‘冷月仙子’乃是为你而死，你可知道么？”

裴玉强忍着心中的悲哀，垂手说出了自己的遭遇，“冷谷双木”面色微变，终于各自长叹一声。

直到此刻为止，这兄弟两人，方才在第三者面前发出叹息，却不知他心中是在为裴玉的奇遇而庆幸，抑或是为“冷月仙子”的命运而悲哀。

三条人影，有如流星飞坠般掠下黄山，裴玉的步履，竟能与这两个久已成名的武林高手并驾齐驱，这一来固是因为冷氏兄弟两人困于饥渴，体力锐减，再者自然便是因为那薄命的一代红颜，在临死前造成的奇迹。

宇宙之间，本有许多不可思议之事，尤其在武林中，这种不可思议之事更多。

就连裴玉自己，都几乎不能相信这奇迹竟是真的，若不是他心中仍存着这深邃的悲哀与感激，只怕他真的兴奋得雀跃而起。

这正如久盲之人突获光明，久贫之人突获财富，久渴之人突获甘霖。

他竟在这崎岖曲折的人生之路上，骤然跨进一步。使得他的生命，立刻为之改观，仅仅是三日短暂的时光，他竟已超过了一个常人几乎一生都无法超迈的阶层。

“……但是，我答应你，你所忍受的一切痛苦，都将会得到十倍的报偿……”

刹那间，这温柔而悲哀的语声，似乎又在他耳畔响起，正如一个离家的游子，突然想起了故乡的乡音。

但乡音犹可重闻，这温柔的语声呢？

“冷谷双木”尽量掩饰着心中的喜悦；但喜悦仍悄悄地从他们的目光中溜了出来，为别人的成就而喜悦，这本是一种多么值得尊敬的情操！

但这兄弟两人却认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确信裴玉是值得有这种奇遇的。

冷寒竹侧目望了望裴玉的神色，知道这善良的少年仍沉浸于悲哀之中，他不愿太多悲痛伤害这少年的心——因为他自己的心便是曾经被悲哀伤害了的——他微一沉吟，缓缓道：

“裴玉，你想那班灰物此刻是否还在山下？”

裴玉神思不属，茫然应道：

“我们上山已有四天，只怕他们早已走了！”

冷寒竹突地一笑道：

“我倒希望他们未走，有这些人陪着我们，旅途中当真少了许多寂寞。”

裴玉心中一动，“寂寞”这两个字，竟会出自冷酷的“冷谷双木”口中，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

他抬起头，又看到了他们面上的笑容，于是他几已寒透的心里，便不禁升起一阵温暖，暗暗忖道：“呀，‘冷谷双木’竟然变了！”

于是他面上也不禁泛起一丝笑容，直到山下！

未到山下，已有一阵阵嘈乱之声，随风飘来，这三人不禁大为奇怪。

掠到一方山石之上极目下望，只见山脚前人头蜂拥，笑语喧哗，似乎比他们上山时还要热闹，一阵阵酒肉的香气，随着笑语之声飘起。

三人目光互一交错，突觉饥肠辘辘，难以忍耐，不约而同地飞步奔下山去；但到了山脚，“冷谷双木”的脚步便突然和缓，面上的笑容，也早已收敛，裴玉目光转动，不禁暗叹一声，忖道：“他兄弟两人，为什么对世人总要如此冷酷呢？”

阳光普照，大地上涌溢着一种新生的朝气，裴玉一挺胸膛，大步而行，他身形方现，山脚前立刻暴起一阵异样的欢呼：

“裴大先生！”

这震耳的呼声，竟是由数百个武林豪士口中一齐喊出，裴玉怔了一怔，他实在想不到自己在江湖中竟有这种力量——他永远是谦恭的。

他竟不知道世上唯有谦恭才能得到人们的欢呼；而骄傲

自大所能得到的，却只有不屑与辱骂。

围绕的人群，立刻骚动了起来，人群中却有二人，对面而坐，寂然不动，一人身躯高大，满身红衣，自然是那粗豪的莽汉“鸡冠”包晓天，另一人身形枯瘦，双目深陷，正是他的对头“黑驴追风”贾斌！

呼声仍在继续着，裴玉微带惶恐，走入了人群，“飞云堡”的管二先生，“浪莽山庄”的吴平齐地迎了上去，两人各以不同的希冀神色，小心翼翼地探问：

“胜负分出了么？”

裴玉微微一笑，道：

“不曾。”

他心中虽有悲哀，但他却不愿让别人也来负担他的悲哀和痛苦——悲哀，永远只适于独自咀嚼的。

他只是微笑道：

“我原本以为各位已是走了，却不想各位竟有如此耐心。”

“管二爷”精神一振，他似乎算得“裴大先生”竟与自己谈笑得这般亲切，的确是一件光荣的事，他却不知道热爱着人类的裴玉也是多么愿意与人平等相交，只是在以往那一段日子里，别人都不愿与他平等相交而已！

吴平回首望了木然端坐的“鸡冠”包晓天一眼，呐呐道：

“小的们本也要走了，只是……只是那位贾镖头却说三位一定会由原路下山，是以小人等在这里。”

他卑微地自称“小的”，裴玉心中却不禁暗暗叹息：

“为什么许多人都这般奇怪，他们不是要压在别人的头上，便是情愿被踩在脚下，难道他不知道人类生来本该是平

等的么？”

他却不知道他自己那神奇的“一步”，的确跨得太大了些。

他顺着手指的方向，走到“黑驴追风”贾斌面前，微微一笑；方待说话，那知“鸡冠”包晓天突地扬臂大喝道：

“拿酒来，拿酒来——老子痛痛快快地喝上几碗，便要 and 阎王老爷去打交道了！”

裴玉双眉一皱，暗道：“怎地又是一个要死的人？”

他转身走向“鸡冠”包晓天，和悦地含笑说道：

“朋友心中有何化解不开之事，要如此——”

“鸡冠”包晓天双目一张，大声道：

“我心里有什么化解不开之事？我心里快活的很；只是与这姓贾的赌输了，是以非死不可！嘿嘿，和阎王爷打打交道，想来也蛮有味的。”

他说得虽然响响当当，其实心里又何尝不对死亡有着畏惧，就连他平日那种得意的笑声，此刻都变的十分勉强。

裴玉怔了一怔，道：

“又是打赌，为什么赌的？”

“鸡冠”包晓天道：

“姓贾的说你们一定会从原路下山，我等了两天的，你们却连影子也看不见，言来语去，我们就打起赌来，他说你们五日之内，必定会来，我问他赌什么，他说‘赌脑袋’！好，赌脑袋就赌脑袋，嘿嘿……脑袋掉了，也不过只是碗大的一个窟窿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嘿嘿……拿酒来，拿酒来！”

他言语粗直，正是草莽豪雄的本色；裴玉忖道：“此人倒是条汉子！”心中已动了怜惜之意，只见那“管二爷”凑了过